青樓夢/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六回　吳秋蘭初生玉女　謝慧瓊早卜金夫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虎阜歸來，先至省親堂去了一回，便至梅花館，愛卿接著，說道：「秋蘭妹妹今日下午腹痛得很，大都要分娩了，你快些去看看他來。」挹香聽了，連忙到怡芳院。秋蘭已有九月身孕，分娩正及其時。挹香見秋蘭緊咬牙關，唷唷之聲不絕，挹香心中十分不捨，便道：「如今可痛得好些？」秋蘭見挹香叫，便張開了眼兒，扯了挹香說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如今痛得很，如何，如何！」

挹香聽了，又可憐又可笑，便道：「你可耐著，我去喚穩婆來。」於是親身去稟知父母，又命家人去覓穩婆，又至怡芳院陪著秋蘭。不一時小素、琴音等都至，當心一切，又備了開產金丹、益母膏等物。停了一回，穩婆亦至。秋蘭一陣緊一陣，看他雙眉緊蹙，輾轉難定。直至二更光景，方才產下，呱呱有聲。穩婆即來報喜道：「乃是一位千金小姐。」挹香聽了倒也歡喜，看看孕婦，尚稱安適。於是穩婆替他洗了浴，包紮好了。愛卿對挹香道：「你可命他一名。」挹香笑說道：「秋蘭妹妹生的，叫了小蘭可好？」愛卿點頭稱善。挹香見秋蘭母子平安，心就放了，吩咐侍兒當心伏侍，自己到梅花館去安睡。吾且不表。

再說一日，挹香到慧瓊家，慧瓊道：「香弟弟，葉仲英乃是你的好友，到底家中如何？性情究竟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慧姐，你問他則甚？莫非有終身相托之意乎？」慧瓊

聽了，低了一低頭，說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挹香笑說道：「要知心上事，但聽口中言。況且平素間見你們如此莫逆，我早覷破隱衷。若說仲哥哥家中，雖不過豐，其日用所需可以無慮。至於性情，姐姐你也知道的了。若果姐姐有心於彼，可要我來作個冰人？一則姐姐到了仲哥家去，我也安心；二則仍可與姐姐相見。這樁事我也替你想了長久了。」慧瓊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仲英不妨相托的了？」挹香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我金挹香為你們終身之事，最是關心，所慮者日後終身無靠。如今姐姐若訂盟仲英，我也不必為你躊躇了。我少頃同你去作冰人，免得你們兩造難以啟口。」慧瓊聽了點頭稱好。

挹香又談了一回，方才告別。正擬往葉宅一行，半途忽遇方素芝的侍兒苹香喚住道：「金公子，你為何長久不來，前日家小姐偶染風寒，現下十分沉重，終日昏昏，茶湯懶進。我是去請醫生，你快些去一望罷。」挹香聽了，愀然道：「你們小姐如何驟然間患起病來，卻是什麼症兒？」苹兒道：「初起時微寒微熱，到後來日重日輕，七天沒有退涼矣。」挹香道：「有如此事，我去看，我去看。」說著竟往素芝家來。入門恰遇飛花侍兒迎著道：「金公子，不好了，我們小姐前日得了傷寒之症，如今已昏去了，不知可還喚得醒否。」挹香聽了，慌得手足無措，便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飛花道：「小姐昏去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小姐竟昏去了麼？」說著淚都含不住，急急走向裡邊。要緊了忘跨門檻，一交跌倒，也不顧痛不痛，忙爬起來，即至素芝房中。見素芝芳容憔悴，僵臥在牀，假母與侍兒們正在呼喚。挹香進去，假母告知其事，大家流淚。挹香頻頻呼喚，素芝方才醒來，見了挹香，大哭道：「你為什麼此時才來！吾是不濟的了，我死之後，你千萬不要想我。飛鴻姐姐處我有《修竹齋詩鈔》一部，君如不棄，替我付之手民，留於世間，亦可表我一生之淪落，我死亦無憾矣。」

挹香聽了，心中猶如刀割，勉強含著淚道：「妹妹放心，不要說這許多傷心話兒。此時病魔纏繞，也是月晦年災，安心保養，自然否及泰來。」正說間，醫生到來，挹香即陪了診脈開方。醫生對挹香說：「此病日感風邪，積而不化。今日第七天，如能透汗，或可有望，不然則無救也。」挹香聽了，心中大駭。送了醫生，那夕就在素芝家扶持一切。素芝雖不透涼，看他倒覺好些，挹香心中方慰。

到了明日，暫別素芝歸家，便至葉宅晤仲英，細說慧瓊之事。仲英大喜，又托挹香往來說合，擇於四月朔迎歸。其時已二十六日了，挹香笑道：「癡郎，何情急乃爾，待我去與慧姐商量。只怕為期太促，不能如願，便怎樣？」仲英道：「假使不能，只能重行擇吉。」挹香點頭稱是，復至慧瓊家說明其事。慧瓊允許，挹香大喜，又去回復仲英。仲英歡喜非凡，端整吉期之事，吾且慢表。

再說挹香替仲英作伐之後，又至素芝家來看視，見仍舊懨懨，不分好歹，便吩咐當心一切。自己也住在素芝家伏侍。到了仲英吉期，挹香只得暫別素芝，來葉宅賀喜。是日熱鬧非凡，到了吉時，發轎到慧瓊家迎接。俄而轎子臨門，一派笙歌，賓相請新人登氈行禮，送入洞房。到了晚上，挹香笑說道：「前者你們鬧我的新房，如今要還報了。」也邀了姚夢仙、鄒拜林、吳紫臣、屈昌侯、周紀蓮、陳傳雲、徐福庭七個好友，一哄而進。仲英道：「前者你娶愛嫂嫂的時候說的，新人即是舊好，為什麼還要如此？」挹香道：「今夕我不是來鬧新房的，來看看我們慧姐姐，見見你們慧嫂嫂。叫你們慧嫂嫂，我們慧姐姐來見見我媒叔叔媒弟弟。」挹香說罷，眾人哄然大笑。仲英復笑道：「你也太不聰明了。可曉得你的慧嫂嫂就是你的慧姐姐，認得慧姐姐，還要見什麼慧嫂嫂。」仲英說完，大家又好笑起來。拜林接口道：「仲英弟，你自己不聰明，為何倒怪別人？」仲英道：「怎麼倒是我不聰明？」拜林道：「如今慧姐姐做了你的夫人了，確是慧嫂嫂，與著昔時慧姐姐是兩樣的了。」眾人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昔日是香弟弟，如今是香叔叔了。」

仲英被眾人唇槍舌劍說得來莫可措詞，便笑說道：「依你們便怎麼樣呢？」挹香道：「前次你們鬧我的新房，要什麼果兒不果兒，如今我們只要請慧嫂嫂出來見見我香叔叔，認認我香弟弟，就也罷了。不然我們不出去了，鬧到天明，看你如何。」仲英道：「這亦何妨。」拜林笑道：「你若不請慧嫂嫂出來，我林伯伯自己來請了，豈特香叔叔一人要見哉？」促英無奈，只得請慧瓊易去冠裳相見。挹香等見慧瓊更加嫵媚，心中甚是欽慕，眾人乃一齊上前相見。慧瓊低頭回禮畢。獨有挹香一個人未曾見禮，嚷道：「你們都見過禮了，快些下來，讓我見禮。」眾人連忙讓了挹香。挹香即上前深深一揖，雙膝跪下，口稱「慧嫂嫂在上，香叔叔在此叩見。」大家看見，都好笑起來，使得慧瓊滿面暈赤，又不好去扶他，不禁嫣然一笑，回轉姣軀。仲英扶了挹香起來道：「別人家嫂嫂，要你跪什麼踏板。」挹香笑道：「長嫂為母，理該下跪。」

眾人聽了，拍手大笑起來。鬧了一回，然後出外飲酒。席上談談說說，飲到二鼓時候，方才散席，各自回家。

再說素芝家，挹香二日不至，素芝病勢益篤，或有時昏昏睡去，竟致人事不知；或有時稍稍清楚，便問挹香在否。可憐情之所鍾，猶依依莫釋。假母見此情形，十分發急，聞得葑門有一個石佛在那裡賜人仙劑，可以起死還生，假母便命侍兒備了香燭，虔誠一念，到那裡求取仙劑。所求卻非別物，乃是香灰一撮，淨水半杯。歸來煎與素芝吃了，

效驗毫無。素芝口中無非念著挹香，頻問為何不來。及至初三日，病危，乃向假母道：「兒病莫可繆矣。本來再思助你幾年，以報豢養之恩，如今是不能了。萬望兒死之後，可對金挹香說，女兒本欲等他再會一面，如今是來不及了，叫他不要悲傷。托他刊的詩稿，千萬不要忘了。」說著又向假母討了紙筆，伏枕而書四句絕命詞，遞與假母道：「挹香若來，付彼可也。」言訖昏昏睡去。

不知素芝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